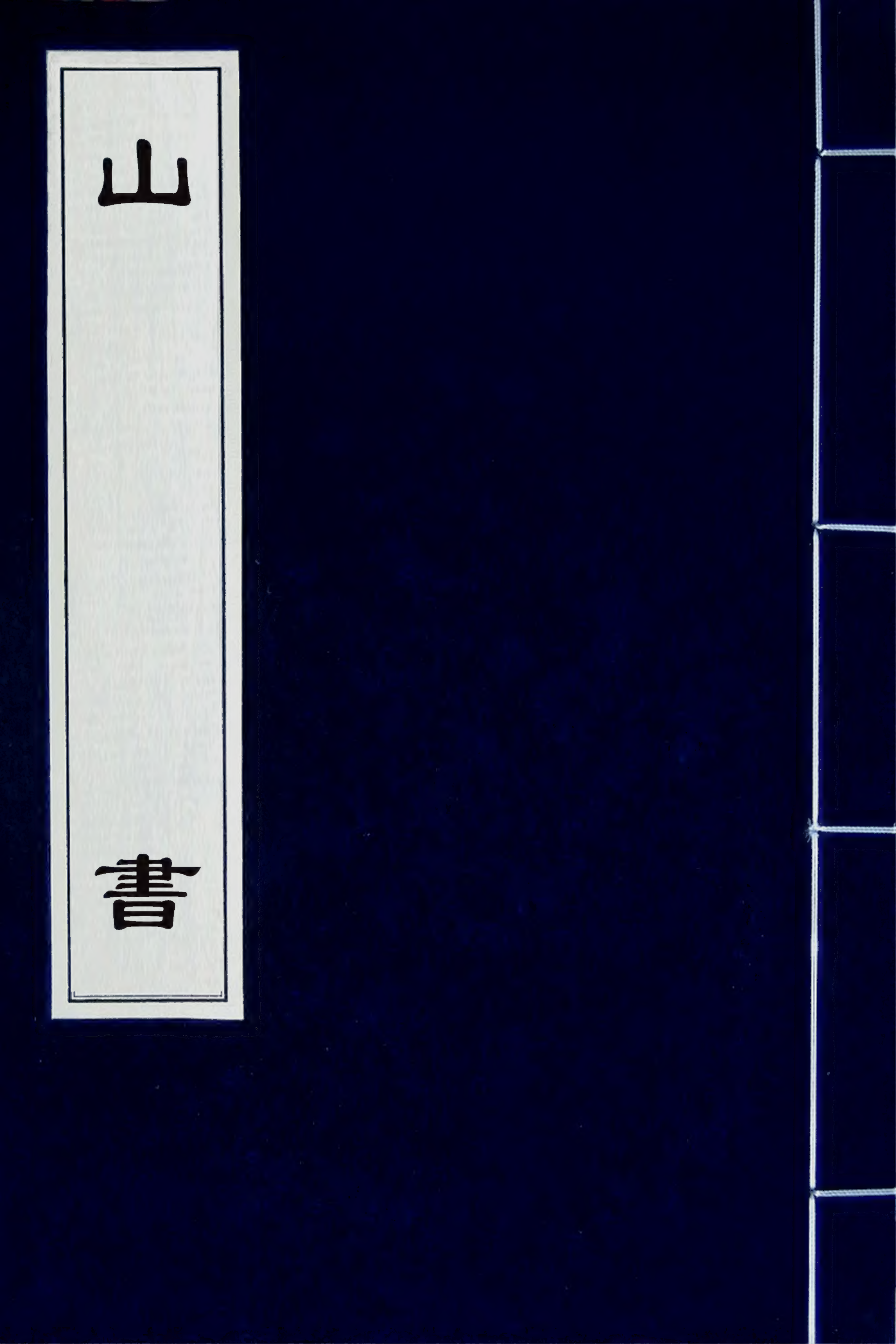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二卷

申飭舉劾

崇禎二年正月諭朕惟國家勵世磨鈍莫重勸懲朝廷賞善罰奸全憑舉劾祖制在內總協科院城寺廠庫巡視在外督撫關按漕倉屯鹽學政諸差每當事竣之期例有舉劾之典凡以論辨官方課修職業關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習套曠職掌習鋪張為故事最吏則人為卓魯課武則才盡孫吳徒華月露之詞無當激揚

之實朕深猒之特諭爾部院傳示内外各衙門今後撫
按等差任滿舉薦所屬司府州縣各官或守極清嚴或
才則煩劇或綜釐弊絕或撫字心勞約略稱揚言期當
實間有異等猷績節取一二條以備訪據不得但務駢
詞混加誇詡論劾貪酷浮躁不及等官指事糾彈各有
本色無罪重而參輕無甲苛而乙縱自今徵解完逋轉
輸遲速修守堅瑕兵屯舉廢與夫佐貳首領教職武弁
凡有論薦悉稽職掌其地方人才亦必確訪素行果先

任無逾月旦共推者方許登奏不得朝懸更議夕濫臺章以爲刻為燃灰之捉役諭頒之後內外應行舉劾衙門先且遵奉回奏以後通行恪守罔有異同朕方按章覈以程功實核行駮而施舉措一洗虛浮誕慢之習共敦惇大明作之猷權輿自茲永爲成憲欽哉故諭

褒唐忠臣

命以唐張巡許遠配享帝王廟

附逆罪案

正月諭朕覽吏部文書凡冢臣永光欲定附逆諸臣行款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容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與永光于忭在閣詳閱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當原其初心責其後效惟是首開謟附傾心擁戴及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毋枉毋徇此番懲治之後縱有遺漏俱赦不究只在數日確議來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露泄

又諭呂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參定

大學士韓爌等奏臣等竊惟尊無二工人臣有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內侍官員于以防內外而肅宮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已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克禎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姻客氏闞覘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徹

無等之三封濟議逕尊之九錫亟開藩邸廹逐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遣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碎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霆合軍屬元兇已就誅戮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同蹻跖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隨踰魁柄或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

聖經以慫恿中傳或據史職而抹殺直筆罣褫朝簪忍
此罪魁縱騎鋃鐺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
人媚奸佚頻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于一人而
創祠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互省祠遍鎮祠京都未
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鄉錄頌奏章未已也而
且頌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頗
頭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
藏鱗甲構青蚨貝錦之讒意慘鏌鋣釀白馬清流之禍

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示斯又潛
施鬼蜮之姦而更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
而陰行積尊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銓亦異或巳
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推揚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據
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
不貸四凶畢竄國憲用申惟是大憝既懼不赦之條而
群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或
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任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全

于捍禦或緬學効有調劑而又或生平材具敭歷猷勞早著聖諭所謂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黙縱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効咸與昭滌免臚姓名因明罰敕法之嚴條惠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祇奉諭辭共矢公慎就事論事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有本來之面 目中猶矜弁罪罷于科商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誡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扞正氣忠魂之對 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葛藤永斷閑

奸謀而要反側明刑政而襄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
加廕濫被恩施叙功還功尚需嚴核最可恨者先帝當
彌留之日多官徼横拜之恩其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
日大工謝恩併寧錦叙捷兩尊告成三藩之國所有叙
勞秩廕悉宜總部削除尚寬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
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

諭朕惟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
經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

罔攸斁逆豎魏忠賢猥狡下才倫貫給使傾回巧智黨蔣保阿初不過竊嚬笑以示陰陽席寵靈而發富貴使朕位莫假其羽翼何蠹爾得肆其毒痡乃一時外廷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扼利權而兇兵柄甚且廣興祠須明効有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疑于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霈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非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古

風之而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愿谷錯貸朕
鑒察既當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
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欵據
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于五刑稍寬脇從
之誅及盜三瓶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
外原心宥過縱有遺漏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
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
曠官守而假事請張無急恩讐而借題叅舉朕執是非

以衡論奏程功賞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懲毖乃亦有終歛哉故諭是案凌遲處死者二擬斬者二十五充軍者十一贖徒者一百三十一冠帶閑住者四十四

賜名臣謚

予趙南星謚忠毅馮從吾謚恭定楊漣謚忠烈周炳謨謚文蔚顧憲成謚端文魏大中謚忠節周順昌謚忠介王圖謚文肅王紀謚莊肅高攀龍謚忠憲劉應秋謚文

節

皇第一子

二月詔朕惟帝王膺天眷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尤隆世嫡朕以眇躬嗣位丕基夙夜祇念我皇祖皇考集慶發祥源深緒遠衍昌嗣續仰慰貽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祊垂佑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氏出中閫開家宥之光萬國愜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方

止羣臣捐俸

四月諭朕覽文書見部科條議理財內有一欵欲令內外文武各官自七品而上停止一切俸新朕思此係諸臣急工本心朕豈不鑒但設官所以圖治語祿所以養廉朕万以潔已奉公望諸臣而尚原盡捐豈此外更有入孔才諸臣果能真心為國興利剔弊朝廷受無數裨益省無數耗蠹何必捐俸言助朕今與諸臣約國家自有經制自有正供諸臣能為朕嚴核侵冒杜絕滲危清積夙逋復完舊額則太倉儘自盈餘司農何虞告詘君

諸臣大小事體俱從君父起念必忠必力無圖身家之利而貽公家不利此即福國經邦第一工業朕又何用鰓鰓憂財用乎倘猶是沿習不變情弊相牽而朘削民膏肥植私橐抵侵公課修媚贈遺此不忠之尤病國之最朕覺察所及定寘重典以儆積偷惟爾諸臣其懍思之

言路關係

四月給事中劉斯球疏言蓋聞堯天受言取象于闢闢

流水而末季拒諫貽譏于轉石拔山夫人主豈有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為拒者或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生猜猶豫之過亟免開停閣之端此雖辟所以慎其初尚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首增考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勤于召對以通下情可謂求言若渴矣然積輕之漸臣不無鰓鰓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為義以觸邪為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

惟察其舉否而自蔺繩之庖祝不相代迨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借條陳為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為條陳諸如套䟽輙被溫綸宣以此娓娓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臣以為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根口角之節目畢竟無濟于脫巾之變而況乎窺上意之所向借條陳為逢迎者且比比也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

各有司存而獨臺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專亦以
杜紛囂之漸今乃廝養而輕瀆天聽胥郎而妄奏空談
冷署閑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
有嫉賢妒正索瘢無從遂爾編造歌謠揑成單款無頭
帖子遍布于街衢匿名揭文暗投于宅巷覧之則鑿鑿
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為者不過二三小人謂皇
上明目達聰妄意得流傳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
皇上視明見遠萬無旁竒之聰明而此市虎之紛紜抑

豈輦轂之下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之勢遂為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聞言引慝道固應耳乃今彈文甫上隼未下于高墉利口高張狼反橫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于侈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吾不應此糾一事也而彼且牽藤引蔓別尋節外之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戕西扳至欲聖人之國朝端同于聚訟墨白聽其淆淆且風聞

有進密書以惑聖聽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而鴟鴞鼓喙何世界也所謂辨言曰嚚者此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劾不避讐乃詠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轂者不曰為賢為國而以為市恩劾鷹鸇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為苛詆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挾私求勝之嫌迨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旨是容身啟口盡結疑團而梧掖柏臺皆函蛇及惡非推心置腹之誼也

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皇上勵精求治一應奏章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有遲至旬日漸至數月者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暫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之旨矣大議論無過是非兩途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自當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應伏出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剖分徒長局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搆揣況暫之為呼吸不應久之將蠹蝕叢生我皇上魁柄手操要終原始豈其慮不及此而猶曰

姑以此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臣非不知睿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厭薄但防其積漸勢必及此且此時人面日殞人情日競身蒙衆鏑者尚被顔甲而罰緊賊之纓裘者又借清鄉以當愈病之藥足嚴疆者向使白簡有靈寧遂敢悍焉無忌一至此哉臣憤此頑鈍之成風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力行之也

因旱修省

五月諭朕惟國本于農民艱惟食今三伏過半酷旱不

雨秋禾將枯農田失望朕心晝夜靡寧實我君臣治理
失宜懲咎干和所致朕齋戒文華痛加修省爾百官除
照題修省外仍各任居公署洗心省愆各衙門蕭舉沉
閣事務三法司清理刑獄情由除關係封疆錢粮大重
事情顯然不必議者外其餘偷盜人命婚姻田土扳誣
干連等項詳加辨別當給正疏豁者勒限完銷順天府
宛大二縣各理其獄附京州縣刑獄着巡按御史清理
各道府州縣官都各設法安緝地方拯災患如發倉廩

飢停訟禁罰嚴革羨餘修舉保甲窒遏奸萌務使旱不
為災民不為盜境內祀典神祇精虔祈禱為民請命其
前項條件鐵輔直省一體通行該撫按仍將遵行事宜
各照遠近次第奏報朕雖端拱穆切民依每念玉食萬
方思以提福億兆爾中外大小各官受朝廷爵祿皆下
民膏脂目擊災祲心寧恝忍務須虔修實政撫綏窮閭
感召天和馴致豐稔用副朕敬天勤民至意禮部便轉
各衙門通知通行

賜故輔卹

諭故輔張居正佐皇祖十年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飭弛舉廢多有可紀雖以奪情及身後衆議過不掩功應給卹廕及其子懋修量復職銜該部從公看議從厚事羅喩義所請也

京支錢糧數目

五月倉塲侍郎南居益奏在京各衙門如宗人府五府六部翰林院詹事府都通大太常寺太僕光祿尚寶六

科十三道國子監中書行人鴻臚寺欽天監上林苑監順天府宛大二縣自公侯駙馬伯錦衣旗手等衛指揮經歷暨各衙門監吏各俸銀雖陞遷名數時為增減較嵗歲之中以為常每歲約支銀十四五萬餘兩惟太醫院舊制院使一員院判二員吏目十員御醫十員惠民局生藥庫大使副使各二員進醫士共止一百一十員名洎至萬歷年間官醫已增三百二十三員名迨天啟年間增添日多及至崇禎元年官醫共計五百三十三

員名但查每年見支俸銀三千三十一兩零比萬歷四十六年歲支已多銀一千三百六十餘兩又思院舊制大使一員副使二員洪熙元年添註大使副使六員後仍裁革其匠役名數俱不甚煩雜迨至萬歷年間官匠已增至七百六十三員名迨至天啟年間增添日多及崇禎元年官匠共計三千一百九十八員名今但查每年見支俸銀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兩零比萬歷四十六年每歲支已多銀二萬七千四百九十餘兩若較祖

制各不啻數倍相懸究何關于有無之數貳具餘京東
布花太常寺小麥光祿寺果品丙字庫綿花絨欽天監
曆日板片惜薪司樘尺甲夫司苑局召買豆草丙字庫
召買黑菉豆穀草價又煮豆蒭稭價供用庫召買正旦
元宵端陽中秋三節年例香蠟價光祿寺錢鈔禮工二
部買懇折絹兵部洛紙茂大廣盈庫題染顏色商價神
樂觀樂舞生布絹小麥黃豆芝麻折銀光祿寺厨役冬
布折銀器皿廠小麥惜薪司炭餅糯米價內官監召買

稻草價外供用庫召買黃豆穀草價太常寺祭祀豬
價陵寢墳園公侯駙馬造墳及會試合用木麥折價銀
作局造册金價承運庫御用監供用庫丁字庫凡遇吉
凶典禮題買金珠香蠟銅錫價各衛軍伴優恤各倉改
官錦衣衛宣官馬匹草料折銀又將馬匹草料又禁軍
春秋二操口糧入衛營家丁鹽菜馬匹草料錦衣衛禁
兵廩糧旗手通州等衛馬匹糧草折銀定慶陵做工鹽
銀京糧應祭祀各倉蓄粟造斛修理閘河各衙門工食

公費三王府鹽菜銀在黄口三大營勇士四衛營糧草
折銀京營兆石散師口糧山東河南班軍口糧犒賞巡
捕營官軍并馬匹料草各官心紅番役工食等銀訓練
營并通州三標營鹽菜草總督房價訓練總兵家丁鹽
菜料草三大寺營護送梓宮糧草料銀各衛所月糧折
色等項銀增減不一每歲約支銀四十五六萬兩迄今
有現在停止者有無容輕議者及此後修舉不時營辦
數多擅難預定而米折將來數須分隸漕折合行另算

外惟是三大營馬匹草料銀萬歷年間歲支銀八萬七千餘兩至天啟三年遂增至一十八萬四千餘兩迄天啟七年雖經少減尚計一十六萬四千五百餘兩查舊例馬每一匹月支草料銀五錢六分後議每馬月支銀八錢六分及選鋒題增全馬振武營添馬六百匹遂比舊例歲增八萬餘兩矣

邊鎮錢粮數目

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按永樂正統之間各邊鎮不

過有價運糧料之例其京運舊額在薊鎮止五萬兩永
鎮止二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八錢九分密鎮止一萬
五千兩昌平易州并陘并無京運遼鎮止一萬兩宣府
五萬兩大同五萬兩山西二萬兩延綏十萬兩寧夏四
萬兩甘肅六萬兩固原四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兩二分
又犒賞銀五百八十八兩八錢二分二厘五毫迨世朝
始議宣大山西并秋主客兵銀二十五萬五千餘兩
薊州主客兵銀五萬六千餘兩永平四萬八千餘兩密

雲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一萬兩延綏新舊主客兵銀二十九萬七千餘兩寧夏主客兵銀四萬五千兩甘肅主客兵銀二千二千餘兩固原主客兵銀五萬兩隆慶中又增昌平防秋銀一萬六千餘兩嗣後又議四川撫按及茶馬各衙門贓罰稅課等項改解延寧甘固及宣大遼東山西三關等處准作本年應發年例雖沿革多寡不一尚未至十分懸殊也嗣後覆定經制在薊鎮原額銀止五萬兩後增至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三兩賞

軍撫遼之數不與焉今見支又增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二兩零密鎮原額銀一萬五千兩後增至二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今見支幸減至三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兩零永鎮原額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後增至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今見支又增至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零昌鎮原無倍額後增設京營銀一十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二兩今見支幸減至一十四萬二百三十二兩零遼鎮原額一萬兩嗣後本折歲用銀

四十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後又增至五十二萬兩自萬
歷四十六年發難始設新庫其銀爲幇支本部題
奉欽依每年正幇新庫銀二萬兩易鎮先正河南山東
加送太倉銀價抵作主客兵年例銀二萬八百餘兩後
增至五萬九千兩今見支又增至十七萬七千八百六
十餘兩宣府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三十三萬三千二
百二十餘兩今見支年減至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
餘兩大同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四十二萬四千六百

三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五萬六千三十餘兩山西原額銀二萬兩後增至二十一萬三千六百餘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一萬六千三百兩延綏原額銀十萬兩後增至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寧夏原額銀四萬兩後增五萬二百五十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甘肅原額銀六萬兩後減五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九萬七千五百餘兩固原

原額銀四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後增至六萬一百三十二兩今見支又增至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兩零又萬歷四十二年下馬關召兵買馬立左右正兵四營歲支銀四萬二千三百七十餘兩以上除遼東一鎮見今增數不開但據太倉考經制與原額較內除甘肅一鎮稍減其餘十三鎮便增銀二百八十六萬一千七百七十餘兩今再以見支與經制較內除雲昌平宣府山西四鎮稍減其餘九鎮又增銀五十五萬四千四十餘

兩豈龍鹽之政久格而不行致全容軍餉盡改為年例

矛柳條禦日煩豫選日增不如此不足以為四裔之守

耶在各邊額計口授食必自有說但朝廷出入祇有此

數入者幾何出者無算又何怪年例之拖欠無償也合

營馬草料爵文兩既月俸共增銀六十六萬餘兩矣

補營溢情

五月大理寺卿康新民凱言臣倫員廷尉稱天下之平

每遇審錄重犯多方詳慎歷有平反清夜省心惟恐天

下有冤民也準徒一冤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冤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惡民故有以他故罹辟者然多屬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冤對猶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曖極易淆錯外郡縣盜情猶有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蓋失主被災之日須先投一失狀于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明記號如首飾金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紬絹羅紗布絮下至一帽一服亦必註一製樣嗣後擒賊追贓合者方為真盜若果

其即斷有何憾若無確證難以懸坐至盜已到官須立
地審取口詞無得日後妄拏以殃林魚今京師賊犯全
憑番役緝獲每當未經官時先于城外冷墊廟寺非刑
若拷逼使供招利其拏捺以爲奇貨至真盜真贓未必
不隱縱颺去其供招成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
路人不知姓名即指有失主認識贓物然當日原未控
失狀未具失單安知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
種神奸與番役穿鼻每遇盜發或當官認爲失主而贓

物則私相瓜分矣然則天理澌滅而王法甚屬越矣城
番獲賊係各兵馬初番營者獲賊係巡捕把總等官初
番天番並非聰明不能得情非清正不能得情非寧耐
不能得情而欲以此三者必之各兵馬把總等官兵將
能乎不能隨番所錄供單為案作謄錄耳即此便為初
案矣已而兵馬所審辦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等官所
番辦解京營督捕提督巡視京營科院中間固有嚴究
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恭送刑部番定招詞堂屬職經

推敲大獄 訂有成案及過臣等關拾始末歷公剖開其
為其盜真贓甘認無辭者十之三四其嘵嘵辯稱口
于番役之苦拷逼供者十之六七也真者自應正法以
正三尺稍有可疑必駁審以期于當然計事犯之日以
至臣等不知兆延幾許日月矣近有盜情一起牽連三
十六人陸續監斃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二
人止二人聽鞫其中即有一可疑者駁從末減前三十
四人豈尚無子歷爲有可待平反者俱已混登鬼籙矣

言念及此安得不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壍
卒遇响馬不及呈報外凡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就
五城所轄先投失狀隨開失單如前式粘狀候賊犯既
獲庶有所據以定真假即獲自各營亦必照原狀以為
確証其番役止許嚴緝不許拷至五城掌印兵馬多
係孝廉前途尚遠如遇番盜必分明就裏情節隔別細
審果行正盜亦須將姓名并號住止贓物逐一剖悉不
得止報混名致難緝捕審畢一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

不得辭勞分委致滋弊端其各營巡捕把總等官亦須念及究報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如貓鼠其各城御史暨巡視京營官當不時誡諭身以番賊之當與不當廷各兵馬各把總等官嚴飭若故出故入臣等覆審既明將初審官題參依律題奏且盜情一發即須連解轉解發送法司不得耽延月日使無辜斃于犴穴其嚴飭理刑官亦求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盜務慎重得情毋輕枉縱至京師一種挐訛棍徒往往捕風捉影擇人而

食膳詐所及家貲一洗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亦
歹日踊躋于横禍則妄挐誣陷尤當嚴爲申飭以安根
本之地也

一臣獨召

六月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入對晡入漏下始出御史
李長春等言皇上御文華殿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日
西而入星移而出數日以來訪問其語秘密不傳所言
私 王者無私一一二執政猶存二三言官具在豈舉朝皆

所不足信惟延儒可深信于偏信獨任既啟其端異日窺形測影不勝多事矣帝曰延儒屢疏請告特召而諭李長春不得橫生猜疑

宜去奸臣

六月御史李炳疏言臣等奉命讞審錢謙益一案謙益科場事既蒙聖明之疑惟有放之去以俟威嚴之霽體仁攻訐事既盡露其短亦惟放之去以俟清議之定而已時欲體仁入閣不報

乞容戇臣

六月御史吳甡疏言臣恭遇召對皇上命翰林院官宣讀御史任首化論禮部尚書溫體仁一疏逐辯良久已面諭各官修職業臣等退而思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惟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誅蒐慝者皆得白簡從事是糾彈者臣等職業也贓贖圖賴市恩條陳亦條塞責非職業之所急也宋臣蘇軾言臺諫許以風聞

而燕長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社則宰相待
罪夫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
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然則
臺諫之職業關係亦不小矣任贊化素著狂直其論溫
體仁自謂職業當然祗因激于忠憤有入告君上之言
不暇飾于文辭致稍逕論奏之體皇上責其躐衆罪亦
何辭而因言獲譴遽加降調臣等竊有未安夫忠直者
人臣之大節躐衆者論奏之細過未聞聖明之世以言

語文字罪臣下者也古者建鐸求言止輦受諫開納奬
勵尚恐不至詔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巷語里謗不廢
閱察豈取夫利口喋喋以娛聽聞也武臣等恭誦明旨
為胥化惜為體仁惜尤為朝廷惜也何則胥化冷面剛
腸矢忠圖報屢有建白亦蒙採納今糾論大臣不告以
進退之義廉恥之大而指拾穢行至令忠悃掩于褻詞
不得其言而去故為胥化惜也體仁讀書中秘三十餘
年豈不知古之大臣一被人言則杜門引退是非聽之

公論而爭辯不休致異議叢生葛藤紛起三官被斥何
以自安故爲體仁惜也皇上弘開言路優容直諫乃前
爲體仁之疏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爲體仁
之一疏而黜瓚化一摘再摘班行削色播之海內書之
史册似非美事故爲朝廷惜也然而臣等尤有慮焉凡
建言者非不知容容多福坐積俸資可躋卿寺而獨昂
觸邪義難緘默故有得之見聞採之咨訪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寧結怨買罪而不自顧恤者總以爲國家而舉

職業也今被論者指論人之人曰為恭報復及至召對又疑所論之事曰出于誣誣而文華商確政事之所反為諸臣爭論是非之地臣恐今後言官多所諱忌即有得之見聞咨訪者躊躇自疑曰得無涉于報復鄰于誣誣于則中道廢止矣凡被言之人巧于遮飾皆可加以報復之名而憩直之士訥于奏對反日受夫誣誣之罪設有大奸大惡而言者杜口結舌以貿化為戒此小人之利非國家之利也

改修歷法

七月禮部題言按時歷本元初郭守敬諸人所造而大統歷因之比于漢唐宋諸家誠密近尚未能確與天合加以年遠數盈至今三百五十年來未經修改故也以此具題伏請乞博選知歷之人講求考驗務期悉合天度超越前古以垂永久今兩奉明旨仰見我皇上欽若敬授之至意稽古垂憲之鴻猷臣等雖才識駑下敢忘竭蹶以副隆指竊惟治歷明時古人以為重臣等不敢

齊稱正據元史所載以宰相王文謙樞密張易主領裁

奏于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敬弁領太

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于下而又博徵楊恭懿助之然

猶五年而成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

後三十年間續進書九種七十七卷則成之綦難矣高

皇帝馭元以後典章散失止存授時成法　統寄因方

爲大統歷僅能依法布算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

來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歷志揣摩推步弁未有守敬

等每年實測之功力又兼前代灼然可據之道書所以言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也夫莫難于造曆莫易于辨曆天之高星辰之遠而先期布算使得時刻分秒毫髮不差非積久測驗累經修改其勢不能是故難也若欲辨術業之巧拙課立法之疏密則但日月交食五星凌犯發會推算臨時候驗則時刻分秒合即是不合即非是故易也今日用人務求其能合者而已即法未盡成務精擇其言其書可以必合者而已按大明會典

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收用以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年科臣建議部覆保舉于是以户科給事中樂頀工部主事華湘俱陞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敬之日所以至今廢閣不敢據謂宇內無人但私習天文律有明禁而監官不知歷日意往往以此阻人是以事多不習或習之而不肯自言耳臣等考之周禮則馮相與保章異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歷法異科蓋天文

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世誣人也若歷法則干
敵投入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今議臣部訪求及道行
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但通曉歷法者具文
前來其言天文者一概不取即明歷者亦不必遽行起
送先取其書述文字并令預算交食凌犯數條式製造
儀器式樣并申到部查核果有裨益方行取用庶真材
得以自見而贋者濫竽無能雜進矣但據臣等所見聞
近世言歷大都宗郭守敬舊法此于見在監官藝猶習

衛無能翹然出于其工也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經度地有緯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其會似會皆古來所未聞惟西國之歷有之而舍此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脗合之理高皇帝命史臣吳伯宗與西域馬沙亦黑翻譯歷法蓋以此也萬歷四十年監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令會通歸一今宜奏其說參用兩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歷法可以遠邁前代矣

賦役全書

七月戶部尚書巫自嚴題言看得賦役全書肇自行條鞭法始距今已四十五年矣查賦額初定錢糧數目自有定則惟是地方因是加添司道每年增定吏書受賄任意那移有一州縣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闔派州縣奉行而不敢問司道偶增不過千百中什一而有司不肖者聽奸胥之賄酒爪分如每兩應加一分而即加二

分者其弊為花派小民道行而不為怪二者乃字內通弊弃不可破者也欲清其弊全在撫按先為裁定令當亟為申飭其說有八

一錢根之規則宜明也有直錢根因地起根因根起科其間有上中下不同而則次亦異如本地係某則應該糧米若干斗升該科銀錢分釐逐項開載明白由升而合斗由釐而合錢上中下分別明白以則例定編派之額以編派衡出入之數則錢根之大概了然矣

一總撒之確數宜核也省直錢糧名色雖不一大約田賦均徭二項不離起解存留兩款今宜各州縣不論賦徭不論起存共開一總次開二項各揭一總又于此二項之下備開起存支解撒數務期撒合州縣總州縣合府總府合省總省合部總一分一合不爽分毫則飛洒增減之弊絶矣

一新舊之根額宜晰也直省錢糧既有則例當以萬歷初年賦額爲準從前根垓石納銀幾錢幾分又于某年

因其事又增銀粮分合舊額若干今果有裁減否逐一
開明不得一概開入撒數其有裁減如征播征倭等項
亦須開明其年事停除豁免潤原額之內至遼餉一款
有因起畝起科者有因田根起派者與舊額京邊錢糧
原自各分此係新增不在全書之內今亦另開一項則
新舊二項瞭然明白矣
一起存之瑣細宜備也夫解京有京運解邊有民運悉
屬起解一項臣部于崇禎元年會計冊內列有成數而

存留一項在各省直地方支銷者難以節冗須將存留
錢粮先查全書原額數若干後因事增加者又幾項逐
一開明其應加裁汰并應改充餉者逐為拈出聽部臣
酌定議改不容隱匿者也

一雜項之開列宜詳也以新餉言之雜項數欵而抽扣
工食雜支公費等項括于其中以舊項言之會議數欵
而司道公費修理衙門等項括于其中又有冗官冗役
先由撫按題准裁汰仍留以充餉者并今見存仍可以

並裁者凡額其項即于其項開載原額若干今裁減九新舊二項若干分別明晰叙如列眉俾與存留數內總撒相符可也

一驛站之增派宜減也驛站銀根在原刻書內者自有定額乎未因驛遞苦累多有額外加增而他處之協濟不與焉目今功令新頒郵傳廓清出數既少而入數猶多是病民也今後務照原額派徵凡額外私增者俱應註明裁去蘇民困于萬一也

一民屯之出納宜清也凡各省直賦役書內多不載民屯銀兆以豪右得以肆侵各衛弁得以恣乾沒據萊州衛指揮楚邦楨具奏已有左驗由萊衛而推之東省由東省而推之天下無處不有合令省直將原徵民屯銀兩幷支銷欵項存剩數目另項造入簡明冊內以憑彙編無容遺漏者也

一裁定冊式宜簡也各省直送全書有詳有略有宜于昔不宜于今者皆當商確裁定如裁定未妥臣部當再

駁如將賦役全書通行結寫未免就費時日合令省直
撫按裁定賦役如全書詳備者止于本項下貼一浮簽
明註某項因何應删改增减某項應節省解部用印鈐
蓋以憑酌議如全書未備另造簡册以便彙編近者限
三月遠者限五月送部收以寧遲毋遽為便計耳
八議既備而裁定之事思過半矣此外合通省計之地
方有肥瘠道寫內計之風土有南北中間均一欵項為
此所有而彼遂無者務令詳造不許掛一漏萬此在撫

據司道自能酌定而非臣部所能預擬者也

畿輔水利樹蓺

七月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灤河諸水寬衍遠邇儘可疏導成渠以防旱潦山陂隙地最宜栽種裕民事在各地方有司相地察源使民興利者也至若渾河水性不常沙淤莫測京南一帶歲受其災而導之之策尤當講求以拯墊溺乞勅撫按奏請定奪仍將每年各州縣開過水道渠塘栽過樹木廢所有無渾河水災冊報本

部以分殿最咨送吏部以示優劣殿分允之

榷關稅額

七月工部題榷關合南者凡六荊關額稅二萬兩加餘銀二千兩杭關額稅二萬兩加餘銀二千兩靖江廠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中河郎中額稅一萬兩加餘銀一千兩蕪湖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龍江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解部充鼓鑄之用以濟陵工急需

漕儲出入數目

七月倉場侍郎南居益疏言漕糧每年以四百萬為額除永折漕折計七十八萬二千四百四十餘石外實入京通者額該三百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五十餘石即地方災祈免祖制仍責令于附近郡邑檢補定數原不容折徵虧額也如附近府分有災傷無處湊補猶將臨德兩倉收貯備荒粮米內照數支運務不失原額四百萬石之數祖宗朝鄭重倉儲如此查神宗初年京通之貯

尚計米一千五百二十餘萬每年支放該一百九十餘萬今自關辭借留地方截折每年實入于京通者不過二百餘萬石而軍兵增設各役冒破每米實支米反該三百二十餘萬石除本年充運盡數支給仍應搭配舊糧百餘萬石方足歲額今計京通兩倉實在米止二百餘萬石不過兩年搭配便罄盡而無餘矣此一倉糧也雖云軍需其實消京都何家無車亦何家不食漕米萬一搭支淨盡根本重地豈即能神運鬼輸以卒禦不可

知之辛變乎此時惟有嚴核虛冒而各衙門或創設或
增添但就萬歷間迄今每年已多支米五十萬二千六
百餘石矣況一營衛官軍也何以此月之支給較彼月
之支給殺無定額一文思院官匠也何以屢清之後較
未清之前支多逾額酌時宜而緩急布之所當挨衙門
而各令責成矣議者謂加放漕折可以省糧可以裕儲
而庫銀不敷且時有借漕折而別用者矣夫米果有餘
何妨給米以存銀米既不足斷當量入以制出查每折

色例該兩月而前任督臣畢懋良具題增四月令即不能四月獨不能三月乎又豈有減于二箇月之祖制乎至關門遊米另編幇脚總漕已有成議此後或不致再爲倉米之蠹而鮮兵既裁獨不可稍爲酌減而猶株守十萬石之往規乎各地方災祲即無奈多被獨不可據議單而令通融補湊于豐稔之府縣乎臨德倫災之米空懸日久獨不當急圖修復以省不時之支用乎河患火熾即恩典不容終格獨不可嚴行稽察勿使以少報

多糧假當真予此外若掛欠運官千石以上者參送法司千石以下者押發糟司除究罪外其所失之漕糧法當照數追補者也其掛欠者不知作何開銷其終欠也不知更作何結局雖各衙門固自有見行之事例倘亦不應如此之草草也今後各衙門似當將完欠存銷各數目年清俱清冊投部互相關白以使稽查而一切追完錢糧仍當歸還太倉以湊本折支放之用再查通庫所餘糧貴等銀及鋪殿板木折改蘇運者數原不多皆

糟米本項也今無盡湊救濟折物極則反之因然耳要之裁減冗濫更屬喫緊而言者徒徵懸者自忽非以酌量之歷文塞責則以勢重之難反見泥祖宗法制非不犁然而經緯之膠牢難變更天下事大都如此矣

國學考課

八月國子監司業倪嘉善汎言議將通監諸生月三課文又酌一歲之中合課經書後場于一日而卷必彌縫閱必公同請託必嚴奸弊必絕六堂定六名不分舉貢

例俊惟才是視其卷仍備正副封進御覽以憑欽定旨下之後移咨吏部與以出身舉人照先年舊例與以京銜歲貢恩選或除州縣正官或學正教諭俱准與選原附例應照歲貢量行減年民生倘有異才挺起亦照附例歷歲俱選于循資歷級之中寓鼓舞通變之術太學將多佳士矣臣又以為德行之激勸不先名教之砥維奚藉宜于歲試發案之前確訪行修之士至期特拔一人詳核生平修著實迹并呈御覽旨下一體移咨吏部

選授教授若敢檢跳踰之輩亦每歲查一二人註名于
籍以懲懲警革斥令照舊例舉行

冢臣薦人

八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疏薦霍維華給事中陳良訓等
劾之永光曰薦人之人與所薦之人各有生平不相掩
也如以薦人之人累所薦之人則董卓不薦荀爽蔡京
不薦楊時乎如以所薦之人累薦人之人則四岳不薦
鯀呂大防不薦楊畏乎不特此也即霍維華不薦吳甡

予貫繼春不薦況惟炳陳民訓才乃在此則為逆黨為翻局在彼則為正人為同調此何說也冢臣杜門不出帝遣中使召之至曰臣係用人之人而不能用人皇上留臣無益也帝問御欲用誰乃以史𡎺高捷袁弘勳對帝顧閣臣即下旨起用閣臣言人不由別衙門舉薦事不由衙門業呈自薦自用恐非制帝曰卿等不必瞻顧可即出旨三人以原官起用

太倉舊餉

八月主事周夢尹疏言地畝正餉約以三分起解歲入
太倉及不及九厘青令之部查奏尚書畢自嚴疏曰夫
田賦之有存留起解也可按籍而稽起解之有本色
折色也亦可分款而稽核謹按崇禎會計冊所載宇內
見額田地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所
載太倉每年額入以充邊餉者實該銀三百一十五萬
五千有零然內仍有在京衛所屯糧秋青鹽課贓罰備
邊鋏官吏農事例等項約居過半其實自地畝起解者

僅一百五十六萬耳攷一百五十六萬之銀坐派于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之內雖有雲貴四川廣西等處截留餉銀并北直抵買遼豆銀共四十八萬五千有零計畝而論為數幾何即夢尹浙江人也浙江一省額地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一頃所稱天下雄藩財賦之鄉實計解之太倉充為邊餉者共銀五萬六千五十四兩零計畝論僅得一二厘耳即此以例其餘地畝有肥瘠則例有次等然一畝之起解固有不

止三分者亦有不𣁅三分而三分之起解實未盡入于
太倉而充邉之餉也請以起解項欵言之如漕糧百有四
百萬白糧則二十餘萬而南糧不與焉金花則百餘萬
民運折色則三百五十六萬餘內供絹布花絨蠟茶硃
漆芝蔴紅花桐油銅鉛膠碧槐花葯草等項暨于兵部
柴薪工部之料價及內供本色織造緞疋柴炭軍器等
項動以數百萬計而又加之王府祿米河工站價科舉
公費廩俸工食等項又不啻幾百萬凡此屬漕糧項不

可杖弊孰非賦自田畝則計歲入太倉歲充邊餉者真無與馬體之毫末也

屯田起科

八月戶部尚書畢自嚴覆戶科汪始亨屯田疏該職等看得屯田之例國朝一大政也開立之始每軍種田五十畝或　畝不等為一分有肥瘠沖鹼之別焉初定科則每軍田一分　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軍士用并免鹽量有將示優卹之恩焉衛

所旗軍七分下屯三分守城有寓兵于農之意焉雖時異勢殊迹有損益而屯田規畫大約盡此軍即是兵屯即是佃祖宗朝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米用此道也今則盡非其故矣邊塞者每啼飢則呼京運腹裡者以之食弃厥荷戈説者屯田荒蕪也悍軍逋負也不知病不在荒蕪大在軍以民之籍而漁軍之利借軍之產而避民之產則科臣汪始亨所謂佃賣屯田者是矣軍之世業奄然有之即介胄卒當虛名而點查尚費奔走

彼粒食者獨熙熙果腹也軍何辜也田連阡陌接壤大牙百姓之催科撫飢及胥佃軍之家右薄賦輕徭肥磽一而甘苦何不均也民何辜也此科臣所爲痛心疾首爲是益也損餉之猜也查得大明律例一款凡有强占種屯田五十畝以上官調外衛帶俸差撥旗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法若是其嚴也遵祖宗之法正其罪而奪其產亦不爲過弟相傳年遠或受先人之遺或經迭易其主槩行追究未免株連則莫若照科

臣議將佃買屯田照民田一樣起科之為便也職等初擬查佃買者起科本軍自種者則否繼而遍訪再三斟酌積弊二百餘年原田盡已賣佃軍人自種者十不得一焉甚至百不得一焉若開一假借之名奸民善匿無不託之于軍勢必紛更踏勘徒成聚訟不如畫一起科之為妥也第此中有不容不分別者如兩京根本之地士卒為王爪牙九邊大敵之衝軍丁為効捍禦止查其佃買者起科而各軍自種者可免深求其他外省及兩

直隸郡應縣屯田册籍備查坐落處所無論民種軍種俱照民田之例概行起科蓋膏腴之地當入富豪之家有勢官富民佃種者有衛所指揮千百户占種者亦有豪軍佃種弱軍者此當照民田起科無疑矣即千百之中間有一二軍人自種然土木偶人何常為朔建緩急之用令選團操兵而戍之海內竭民力而養之彼坐擁虛名者略効循挨以充選精其亦分義所當然耳

府臣進規

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舍乎仁義之外則為功利刑名而其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勤限而奏厥幾乎太平之治乎可立致也然程效太急不覺見小利而急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令所急近功者非邀事乎誠得任事之人而以屯守為上策蕭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需之歲月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

軍愈驕聚天下之單以與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所規之小利非理財事乎職以為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夫豈人人衣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真無忝堯舜之心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講求者皆掊剋聚歛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四五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將輾得之民　為病甚于加賦哉

扑日甚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完勢且驅而為盜賊而淪于死亡當此時也有司以掊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工司以催征為蔿課而陟斥之法亡以若所為求若所欲欲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頃者陛下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上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故畫衣冠而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飭其
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狗彘之
心為掞地惜乃近者廠軍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
敢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已屬曖昧不無懸坐為贓而
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
稱賄賂者即案在臨雪已從吏議而深文巧詆杜天下
遷改之路益習頑鈍亡恥飾外貌以欺陛下廉恥日
喪官邪日甚陛下豈能一一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贈
以書

之金錢以愧其心而天下化則刑屬之不如禮教章章已且陛下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總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于求賢而逸于使人故能成勳華之治陛下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捷利口爲才情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倫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

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于堯舜而
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知陛
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謗盡出群臣意表遂視天
下以為莫己若而不覺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
益務謹懍救過不給讒謟者因而關之猜忌之端遂從
此起陛下遂無可與託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之
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陛下之耳
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獨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

恙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為內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然則兵以不戰為武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府堯舜聲色不御宴遊不邇窮危微之訓固已得其大端至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而為冰炭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

者于焉默證此心之出于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此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至于邊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日而堯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也心之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昔宋神宗用王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生民閒周知情偽用法無

私趙蓋辭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于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明强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恥見屈于正論而甘受欺于群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